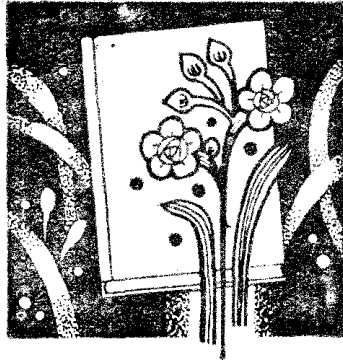


文学作品选读

中国现代散文

上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作品选读

中国现代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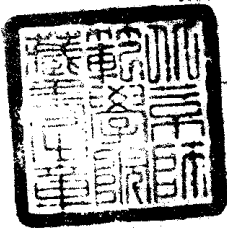
上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5487

上海文艺出版社



755487

责任编辑：吴金海

封面设计：陈达林

文学作品选读

中国现代散文

(上册)

本社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2 字数 395,000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册

书号：10078·3121



定价：1.30元

目 录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 迅(1)
秋夜	鲁 迅(5)
雪	鲁 迅(7)
风筝	鲁 迅(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 迅(12)
藤野先生	鲁 迅(17)
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 迅(23)
月蚀	郭沫若(33)
卖书	郭沫若(46)
重庆值得留恋	郭沫若(50)
峨眉山下	郭沫若(52)
梅园新村之行	郭沫若(55)
赤色十月	瞿秋白(58)
那个城	瞿秋白(61)
浣漫的狱中日记	瞿秋白(6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66)
温州的踪迹	朱自清(77)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朱自清(84)
背影	朱自清(87)
荷塘月色	朱自清(90)

给亡妇	朱自清(93)
往事(其一)(七)、(一四)	冰 心(98)
往事(其二)(六)	冰 心(103)
寄小读者(通讯七)	冰 心(107)
乌篷船	周作人(110)
谈酒	周作人(115)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118)
扬鞭集序	周作人(120)
祖先崇拜	周作人(12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126)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135)
眠月	俞平伯(140)
万物之母	许地山(144)
别话	许地山(148)
落花生	许地山(151)
藕与莼菜	叶绍钧(153)
两法师	叶绍钧(157)
儿子的订婚	叶绍钧(164)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叶圣陶(167)
阴雨的夏日之晨	王统照(170)
烈风雷雨	王统照(176)
老人	王统照(178)
失业者之歌	王统照(184)
蝉与纺织娘	郑振铎(192)
苦鴉子	郑振铎(196)
离别	郑振铎(199)
海燕	郑振铎(204)

还乡记	郁达夫(207)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郁达夫(230)
一个人在途上	郁达夫(236)
灯蛾埋葬之夜	郁达夫(242)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247)
三等车中	蹇先艾(255)
车窗外	蹇先艾(260)
茅店塾师	蹇先艾(264)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269)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274)
“浓得化不开”	徐志摩(284)
长安道上	孙伏园(290)
绍兴通信	孙福熙(301)
画饼充饥的新年多吉庆	孙福熙(307)
红海上的一幕	孙福熙(316)
旧事一零	钟敬文(318)
记找鲁迅先生	钟敬文(322)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326)
太湖游记	钟敬文(332)
狗	鲁彦(337)
父亲的玳瑁	鲁彦(346)
听潮的故事	鲁彦(353)
枉生女士	许杰(361)
种西瓜玩儿	许杰(372)
乡愁	罗黑芷(377)
甲子年终之夜	罗黑芷(381)
桃源与沅州	沈从文(383)

山是青的云是白的	陈学昭(391)
在伟大的墓之前	蒋光慈(396)
新年试笔	阿 英(415)
盐乡杂信	阿 英(419)
一个伟大的印象	柔 石(442)
《激流》总序	巴 金(451)
一个女佣	巴 金(454)
生命	巴 金(458)
不能忘却的记忆	巴 金(460)
别桂林	巴 金(465)
雷雨前	茅 盾(472)
风景谈	茅 盾(476)
白杨礼赞	茅 盾(481)
信	方令孺(484)
秋	丰子恺(501)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506)
忆儿时	丰子恺(510)
滑稽和愁闷	梁遇春(516)
快阁的紫藤花	徐蔚南(520)
放生日的东湖	王世颖(524)
猫	夏丏尊(527)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535)
钢铁假山	夏丏尊(537)
端午节	振 鹏(539)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 迅

在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散文中，鲁迅^①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无疑是要超过同时代的作家的。由鲁迅参加开创和奠基的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更是占着极端重要的位置。

鲁迅的杂文以无比深刻的思想和沉痛的感情，揭露了专制和暴虐的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精神上的毒害。这是使他们长期沉沦于奴隶地位，不容易觉醒起来捣毁那个吃人制度的重要原因。鲁迅渴望着能够找到一条使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道路。至于他后期的杂文，因为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写得更为深刻有力，鞭辟入里，更是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珍贵文献。

正是由于有着深刻的思想，炽热的情感和完美的艺术技巧，鲁迅的杂文才显得汪洋恣肆，气象万千，因而深切地打动了整整一代的读者。

鲁迅的抒情散文《野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

^① 鲁迅生平传略见本社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上册)。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自选集〉自序》）。他用瑰丽的色彩、神奇的意境和象征的手法，写成了象诗一样凝炼、含蓄和优美的篇章，解剖出自己苦闷彷徨和愤懑忧伤的心理，也反映了自己探寻真理和韧性战斗的精神，以及对于美好的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憧憬。

鲁迅的叙事散文《朝花夕拾》，则是用清新流畅和感情激越的文字，回忆了青少年时期的种种经历。全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良师挚友的怀念，充满了对黑暗世界的针砭，有时还常常将笔锋一转，狠狠地抨击了北洋军阀及其帮凶文人。

在鲁迅的很多杂文集中，也收入了不少叙事和抒情的作品，象《为了忘却的记念》，细腻地描摹出他和这几位烈士接触的情景，讴歌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全篇感情激昂而又缠绵，愤懑而又刚烈，在作品的结尾处，那种满怀着深情的话语是感人至深的，说是要“忘却”，正为了含蓄蕴藉地强调绝不会忘却。为人民而牺牲了自己青春和生命的革命者，确实是会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

（林 非）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

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满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那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秋 夜

鲁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但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

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映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摺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雪

鲁 迅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象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

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风 箏

鲁 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

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